

清宫之谜丛书

碧血痕

珍妃落井之谜

成崇德 张研 主编
范丽珠 侯伟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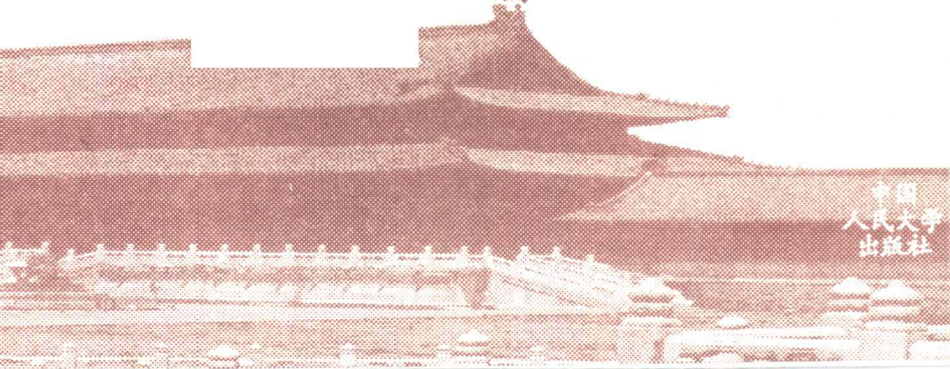
清宫之谜丛书

碧血痕

珍妃落井之谜

成崇德 张研 主编
范丽珠 侯伟新 著

中国
人民大学
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碧血痕：珍妃落井之谜/范丽珠 侯伟新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清宫之谜丛书/成崇德 张研主编)

ISBN 7-300-02033-X/K · 209

I. 碧…

I. ①范… ②侯…

II. 清代-宫廷-皇妃-史详

N. 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4783 号

清宫之谜丛书

成崇德 张研 主编

碧血痕

珍妃落井之谜

范丽珠 侯伟新 著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75 插页 2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2 000 册数：1-5 000

定价：5.90 元



前 言

602Jf3/pf

《清宫之谜》丛书是系列丛书——《清帝传奇》的姐妹篇。

她同样是一部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共十二册，每册十来万字。她同样根本区别于一些胡编乱造、信口雌黄甚至为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于下流的做法；一些古板教条、枯燥乏味甚至为赶风头而随意塑造历史的做法，而是一批专攻清史的中青年学者，力图文史哲结合、寓雅于俗、奉献给广大民众的尝试力作，于是，她同样是一部高品位的，能够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通俗读物。

十二册书以叩人心弦、惊险离奇的史实传闻，丝丝相扣、严谨冷峻的逻辑推理，炳炳麟麟、云谲波诡的泼墨行文，导引读者走入一座座迷宫，破解一个个疑团。在分风劈流的迭宕波折和雄深辨析中，使读者在俗文化消闲的同时，登上雅的殿堂，站在清史研究的最高层次上，陶冶情操，启迪睿智，丰富人生。

十二册书凝结着作者与编者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拳拳之心。作者与编者将此心献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半泓秋水凝寒碧，血花犹泛胭脂色。”珍妃，与夺去她年轻生命的那口幽深的古井，成了近代史上的一个谜。



目 录

百年谜团.....	(1)
-----------	-----

玉女金童.....	(4)
-----------	-----

从南国走向帝都/预言应验/阴错阳差铸姻缘

大婚前后	(30)
------------	------

杏黄轿抬入紫禁城/配角的滋味/老佛爷的青睐

投入地爱一次	(49)
--------------	------

惊人之举/皇帝可意的人儿

宫闱之际	(59)
------------	------

醋海风波/小人作恶

多事之秋	(80)
------------	------

相夫主战/一失足成千古恨/“文罗裤上桃花血，

滴向长门未忍看”

荣辱与共..... (115)

叩击命运之门/身边涌起维新大潮/同是天涯沦
落人

半泓秋水碧血痕..... (158)

身在冷宫/真相大白/断肠人在天涯

百年谜团

时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

地点：中国北京。

〔画面1〕 八国联军向北京发动疯狂进攻，受到清朝官兵和义和团民的英勇抵抗。凌晨两点，俄国军队攻占东便门，随后进犯建国门，遭到阻击。日本侵略军攻打齐化门，受到痛击，攻势被挫。英军进攻广渠门，并于下午两点率先侵入北京城，抄小道进入东交民巷等地区。当晚九点，日本、俄国侵略军纷纷攻入城门。清军溃败，夺路而逃，只有少数清军与义和团民继续同八国联军展开激烈的巷战。

〔画面2〕 慈禧太后召见清廷军机大臣等商讨对策。一时间清廷高级官员竟面面相觑，一语不发。这一日，慈禧太后五次召见清廷军机大臣等。这些官员不仅无心抵抗，而且提出向各国公使求降议和等主张。最后，经过反复争辩商议，终于决定出京躲避一时。光绪皇帝曾经提出过的愿意亲自留在北京，与各国代表展开和谈的建议被慈禧太后断然否决。清廷满朝文武竞相逃离北京，如鸟兽散。

〔画面3〕 在东西方列强环伺下苟延残喘的清王朝失去了新的转机，帝国之都危在旦夕，紫禁城危如累卵。深居皇宫的皇后、妃嫔们虽然还像往常一样平静地生活，但是较为得力一些太监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开始在顺贞门里、御花园两边，扛起枪武装戒备起来。紫禁城内的一些重要地方也有武装起来的太监把守，听慈禧太后的安排和调遣。平日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老佛爷——慈禧太后确实不是一般的女流之辈。她可不想使自己成为一尊泥菩萨，更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对手。于是，她趁着午后宫内难得的清静，悄悄起身，支开侍候自己的太监、宫女，带着心腹，将魔爪伸向了被她打入冷宫、关押了数年之久的珍妃。她不仅要曾经把国色天香、活泼开朗，至今仍然年华似锦的光绪皇帝可意的人儿——珍妃变为自己的囚徒，在冷宫中过着不死不活的日子，而且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她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灭掉。她先是厉声斥责跪在自己面前的珍妃，接着不顾珍妃的争辩，指使心腹将光绪皇帝的爱妃推入水井之中。目睹了这一惨剧以后，慈禧太后这才好像是去掉了一大心病，回宫去了。

珍妃的生命就这样在那口没人知晓深几许的水井之中结束了，光绪皇帝可意的人儿与世长辞了。然而，光绪皇帝此刻并不知道珍妃已经惨死。正如曾重伯在《庚子落叶诗》中所云：

半泓秋水凝寒碧，血花犹泛胭脂色，
妾心井水自不波，六飞一去无消息。
谁赋招魂问水滨，麻姑几见海扬尘。
瑶池张乐觞王母，罗袜凌波惑洛神。

.....

秋风堕叶飘香砌，夜月魂归响环珮。

衔石难填恨海冤，化作望夫随精卫。

珍妃在世界上只生活了 25 个年头，便匆匆离去了。这样一位韶华丽人为什么会葬身于那可憎的深井之中，近百年来始终是一个谜。冷漠的清宫何以要让美丽的人儿杳然远逝，洒尽最后一滴碧血呢？

玉女金童

珍妃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三日（1876年2月27日）诞生于一个官宦世家。

珍妃，满洲他他拉氏。她的祖先本是世代生活在寒冷的白山札库木的土著，在努尔哈赤的金戈铁马崛起于白山黑水之后，便随之四处征战，立下战功，隶属镶红旗。清军进关之后，他他拉氏也就远远地离开了黑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清朝初年，这个家族的地位并不怎么显赫，珍妃的曾祖父萨郎阿只不过是区区六品官。可是从她的祖父裕泰开始，似乎是官运亨通。在道光、咸丰年间，裕泰不断被清廷委以各种要职，成为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曾因镇压钟人杰起义、李沅发起义有功而被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最后晋升为太子太傅，官居一品。三个儿子也都是官。长子长敬曾为四川绥定知府，次子长善由山海关副都统升任广州将军，三子就是珍妃的父亲长叙，曾任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是官位比较显赫的正二品大员。就在珍妃很小的时候，这位已经成为三个儿子五个千金父亲的



长叙竟然遇到一件始料不及的窝囊事，乐极生悲，酿成大祸。

光绪六年（1880年）冬，珍妃同父异母的二姐要出嫁了，新郎是署山西巡抚布政使葆亨的公子。大喜日子定在十一月十三日。如果是寻常百姓家，结婚这天吹吹打打，拜过天地、祖宗，而后开始平淡融乐的共同生活，事情就算圆满结束了。可是这一对朝廷命官正二品大员的公子千金的婚事就不能这样马虎从事了，非要摆摆排场不可。双方父母精心筹备，亲朋好友送礼恭贺。在宦海中沉浮而又好事的政客们也利用这样极平常的小事制造出惊动朝野的大事件。

问题就出在珍妃的二姐结婚的日期上。不知是哪位“高手”的选定，竟然选中了“国忌日”。康熙皇帝就是在十一月十三日这天驾崩的。朝廷有明文规定，凡是列祖、列宗、列后的忌辰，百官一律禁止鼓乐嫁娶。或许因为圣祖离开人世的时间太久了，在为儿女结婚定时择日时，长叙、葆亨根本没想到十一月十三日会犯忌。

两位亲家忙着为儿女操持婚事。像他们这样在京城数得着的富贵官宦人家，婚礼的排场的确壮观，众多宾朋盈门，热闹得很，双方的府邸都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在鞭炮声中，贺喜道喜的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自然，贵宾们绝不会是空手来的，而且礼物尽可能贵重，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在这种场合拉关系争面子，唯恐被人轻视了。就在红灯高悬的喜庆时候，忽然有人想起该日为康熙皇帝的“忌日”，并且提醒乐昏了头的主家。闻听此言，长叙顿时兴致索然，冷汗都吓出来了。

久经官场风云的长叙、葆亨，当然最清楚在儿女婚礼喜日选择上的这一点不应有的疏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未出

几天，慈禧太后就接到了一份参劾长叙、葆亨的折子，详细地叙述了国忌日珍妃姐姐出嫁时的热闹场面，指责长叙、葆亨身为朝廷大员，世受国恩，内跻卿贰，外任封疆，竟然藐法妄为，实在是罪不容诛。实际上，在天子之都举行的这一犯忌的婚礼，确实惊动朝野，引得朝廷内外沸沸扬扬，一些消息早已传到慈禧太后的耳朵里。慈禧太后异常愤怒，再见到参劾的奏折，更觉得决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下了一道懿旨，认为长叙、葆亨同样都犯了不可容忍的过失，应交部严加议处。就这样，长叙、葆亨两人的官运被儿女的一场婚礼“喜庆”地画了句号，虽然没有受到肉体上的伤害，乌纱帽却丢了，而且丢得很彻底——“革职”。

父亲的锦绣前程糊里糊涂地葬送了，而后来成为一代名妃的小女孩却还在南国广州快乐地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珍妃的伯父长善是当时官居要职的封疆大吏。他从同治七年（1868年）起任广州将军一职，权势相当大。这位正一品旗兵的最高长官没有像弟弟长叙那样儿女满堂，相反却膝下缺少少女，而他偏偏又极喜欢孩子，所以，珍妃有机会与哥哥志锐、志钧和姐姐（即以后的瑾妃）一起从四季分明的京城来到花团锦簇的羊城，长期住在其身作为广州将军的伯父长善府中。

广州与天子之都远隔万水千山，可谓天高皇帝远。这块龙旗下的土地，较早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冲击，在船坚炮利与祖宗之法的抗衡中品尝了帝国衰落的苦涩。对一个在各方面都与外部世界隔离，从未觉得有与外域文化接轨必要的古老文化来说，当更具世界性、更有时代性的文化向她走来时，局促、不安以至强烈的排斥是本能的反应。不过一切较量的最



终结果都只是显示出了大清帝国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清政府的权宜之计是让那些野蛮、无礼又无法摆脱的洋人们去远离天子的地方通商、贸易，以便眼不见心不烦。于是，广州这个具有与外邦交涉、交通历史的地方，此时这方面的功用就更加明显了。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洗礼，随着沿海、沿江十数个城市的开放，广州城接受和传播的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思想文化就更多了。

珍妃兄妹生活在这个与帝都北京迥异的南方都市，气候的差别似乎远不如文化环境的不同对兄妹的影响那么深远。在这里，孕育着中国鲜活的、崭新的文化，他们可以在轻松、自由的气氛中接受那些令人惊奇、欣喜的事物，而不必像生活在北京的官宦子女们那样心事重重地去沿袭、重蹈繁文缛节。伯父长善也不似一般的满洲贵族那样迂腐不化，他本人的卓越才能使其自信而开明。他对于侄儿、侄女们非但没有限制、约束，反而给他们提供机会，让侄儿和一些新派人物交往、唱和、谈论时政；让侄女自由发展，培养活泼开朗的性情。

珍妃这个快活的小女孩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宽敞幽雅的将军府内飞来飞去。每当她踟躇于园中玩耍时，她的姐姐就躲在闺房中或站在一边文静地观看着。将军府中有一座名为壶园的花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弯弯的小路和潺潺的小溪把一座座别有趣味的亭、台、楼、阁巧妙地串连在一起，一年四季馥郁的花香不断，幽幽地送到园子的每个角落，这真是个颇有几分诗情画意的好去处。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常常会着迷似地在这里摘花扑蝶，最让她感到新鲜的事情莫过于看着哥哥志锐、志钧与一些年轻的才子们在这里唱诗论文，激

烈地辩论国内外大事。虽然她对这一切还都茫然不知，但是却每每从大哥哥们的话锋和争执中感受到几分新奇。常来壶园读书游憩的文廷式、张鼎华、梁鼎芬、于式枚等大哥哥，都很喜欢混在他们中间的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她常常睁着好奇的大眼睛问这问那，他们都和言悦色地解答。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们还和小姑娘在园中追来逐去地嬉戏，引逗小姑娘开心地笑个不停，而大哥哥们自然也更开心了。

光绪十年（1884年），珍妃天真、快乐、自由的南国生活随着伯父长善的卸任结束了，于是她又重新回到京城父母亲的家中。虽说是回到了自己家中，她反倒觉得像是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她要像许多富家豪门的千金一样学习各种礼节，做贤淑静雅的女孩。随着年龄的增长，童稚的梦悄悄地飞走了。无忧无虑的小姑娘学会很多的技艺，吟诗、作文，博通文史掌故，琴棋书画也各得其妙。

就在珍妃回到北京以后，原来广州长善将军府中的常客文廷式也到北京谋求发展。长善向弟弟长叙推荐文廷式，赞赏他的见识，推崇他的才学。于是文廷式便成为珍妃姐妹两人的家庭教师。珍妃在广州时就与文廷式熟识，亲昵地称文廷式为“三哥哥”，在北京重新聚首，并有师生之谊，自然使之十分欣慰，学习进步得相当快。

光绪十三年（1887年）冬，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她要为自己的干儿子、当今的天子载湉选择佳偶，令各大臣有少女的全都呈报备选。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选美开始了，在几十名候选人中珍妃姐妹没有落选，直至参加了由五名少女激烈角逐的最后“决赛”，且由此阴错阳差地走进紫禁城的皇宫大内。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闯入了天子的生活，她自己的生活

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不过，纵有无限美好的遐想，她也无法想象今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光绪皇帝将给她带来些什么？

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北京西城太平湖醇王府喜得一位公子。由醇亲王嫡福晋生下的这位贵公子与清朝皇族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他的父亲是咸丰皇帝的弟弟，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妹妹。那日，慈禧太后兴致很好，赏赐了新生儿许多珍宝，还亲自赐名，用硃笔随手写出“载湉”两个字。她解释说，湉是安乐愉快的意思，希望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得到安乐愉快。

这个惯施阴谋诡计、精明绝顶的女人此时万万没有预料到，她所赐名的孩子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安乐愉快，他后来接掌了她儿子的御玺，并且与她自己的后半生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

据说，载湉刚刚出世时，颇为迷信的醇王爷奕譞请来两位京城著名的星相家占卜，星相家告诉他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个孩子将来要做大清帝国的皇帝！”这句话可把醇王爷奕譞吓了个半死。他的侄子同治皇帝正好地坐在龙廷上呢！如果这些荒诞、离谱的话传出去，岂不是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犯上作乱吗？醇亲王奕譞严严实实地封住自己的嘴，连对自己的老婆也没敢透露星相家讲的那些话。

小载湉在富裕、平静的醇王府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四年，在众多亲人、仆人的呵护、照料下，长成了一个小小的美男子，并随着一位饱学端行的老先生开始认字、读书、学诗、作画。他似乎很有些艺术天赋，小小的年纪，只要看到有意思的东

西或动物，便会马上找来画笔将这些东西或动物画下来。望着他可爱的样子，醇亲王奕譞和嫡福晋都很高兴，希望孩子永远在父慈母爱中无忧无虑地生活。

不料，年轻壮硕的同治皇帝由于母亲——慈禧太后过分干涉其私生活，难与爱侣孝哲毅皇后一起卿卿我我、鱼水偕欢地生活，恼怒之下，终岁独宿乾清宫，后来干脆微服私行到紫禁城外半开门私娼户寻开心，结果染上了致命的梅毒，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75年1月12日）便以19岁韶华之年凄惨离世。同治皇帝的早殇竟然为星相家的预言成为事实提供了前提条件。

慈禧太后的确和一般女人不同。虽然独生儿子不幸夭折，她也哀伤痛苦，咒天咒地，但是却能够遏制哀伤，化悲痛为力量，十分有条理地处理着清王朝的各种事情，策划挑选合适的人继承大统。按照清朝的惯例，故去的皇帝如果没有子嗣继位，那么就应该选择比已故皇帝晚一辈的人嗣位。但是慈禧太后决定不这样做，他要依照自己的主张去选择同治皇帝的继位者，不惜破坏祖制。她自信她有把握说服乃至压服那些朝中重臣和皇亲国戚，使他们听从自己的安排。因为此时的她已不再是千方百计向皇帝邀宠的少女，而是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在与对手的较量中总能获胜的大赢家，大清国最有权势的女人。所以她不怕任何人反对。

可让谁来继位呢？

她的安排当然是为自己着想。失去儿子的痛苦丝毫没有淡漠她的权力欲，反而促使她不顾清朝的祖制，一意孤行，欲立一个小皇帝，以便自己控制皇室，操纵朝政。她十分清楚如果选立比同治皇帝晚一辈的人继位，她自己只能退为太皇